元史/卷1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四 ◄

元史卷一百十五
列傳第二

► 卷一百十六

睿宗　裕宗　顯宗　順宗

睿宗

睿宗景襄皇帝，諱拖雷，太祖第四子，太宗母弟也。方太祖崩時，太宗留霍博之地，國事無所屬，拖雷實身任之。聞燕京盜賊白晝剽掠富民財物，吏不能禁，遂遣塔察、吾圖撒合里往窮治之，殺十有六人，盜始屏息。

己丑夏，太宗還京。八月，即位。明年庚寅秋，太宗伐金，命拖雷帥師以從，破天城堡，拔蒲城縣，聞金平章合達、參政蒲阿守西邊，遂渡河，攻鳳翔。會前兵戰不利，從太宗援之，合達乃退。辛卯春，破洛陽、河中諸城。

太宗還官山，大會諸侯王，謂曰：「人言耗國家者，實由寇敵。今金未殄，實我敵也。諸君寧無計乎？」拖雷進曰：「臣有愚計，非眾可聞。」太宗屏左右，亟臨問之，其言祕，人莫知也。鳳翔既下，有降人李昌國者，言：「金主遷汴，所恃者黃河、潼關之險爾。若出寶雞，入漢中，不一月可達唐、鄧。金人聞之，寧不謂我師從天而下乎？」拖雷然之，言於太宗。太宗大喜，語諸王大臣曰：「昔太祖嘗有志此舉，今拖雷能言之，真賽因也。」賽因，猶華言大好云。遂大發兵。

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，渡河，由洛陽進；斡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；而拖雷總右軍

自鳳翔渡渭水，過寶雞，入小潼關，涉宋人之境，沿漢水而下。期以明年春，俱會于汴。遣搠不罕詣宋假道，且約合兵。宋殺使者，拖雷大怒曰：「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，遽自食言背盟乎！」乃分兵攻宋諸城堡，長驅入漢中，進襲四川，陷閬州，過南部而還。遂由金取房，前鋒三千人破金兵十餘萬于武當山，趨均州。乘騎浮渡漢水，遣夔曲涅率千騎馳白太宗。太宗方詣漢水，將分兵應之，會夔曲涅至，即遣慰諭拖雷，亟合兵焉。

拖雷既渡漢，金大將合達設伏二十餘萬于鄧州之西，據隘待之。時拖雷兵不滿四萬，及得諜報，乃悉留輜重，輕騎以進。十二月丙子，及金人戰于禹山，佯北以誘之，金人不動。拖雷舉火夜行，金合達聞其且至，退保鄧州，攻之，三日不下。遂將而北，以三千騎命札剌等率之為殿。明旦，大霧迷道，為金人所襲，殺傷相當。拖雷以札剌失律，罷之，而以野里知給歹代焉。未幾，敗金軍。

壬辰春，合達等知拖雷已北，合步騎十五萬躡其後。拖雷按兵，遣其將忽都忽等誘之，日且暮，令軍中曰：「毋令彼得休息，宜夜鼓譟以擾之。」太宗時亦渡河，遣親王口溫不花等將萬餘騎來會。天大雨雪，金人僵凍無人色，幾不能軍，拖雷即欲擊之，諸將請俟太宗至破之未晚。拖雷曰：「機不可失，彼脫入城，未易圖也。況大敵在前，敢以遺君父乎！」遂奮擊于三峯山，大破之，追奔數十里，流血被道，資仗委積，金之精銳盡於此矣。餘眾迸走睢州，伏兵起，又敗之。合達走鈞州，僅遺數百騎。蒲阿走汴，至望京橋，復禽獲之。太宗尋至，按行戰地，顧謂拖雷曰：「微汝，不能致此捷也。」諸侯王進曰：「誠如聖諭，然拖雷之功，著在社稷。」蓋又指其定冊云爾。拖雷從容對曰：「臣何功之有，此天之威，皇帝之福也。」聞者服其不伐。從太宗攻鈞州，拔之，獲合達。攻許州，又拔之，遂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。四月，由半渡入真定，過中都，出北口，住夏于官山。

五月，太宗不豫。六月，疾甚。拖雷禱于天地，請以身代之，又取巫覡祓除釁滌之水飲焉。居數日，太宗疾愈，拖雷從之北還，至阿剌合的思之地，遇疾而薨，壽四十有。〈闕。〉妃怯烈氏，子十一人，長憲宗，次四則世祖也。憲宗立，追謚曰英武皇帝，廟號睿宗。二年，合祭昊天后土，以太祖、睿宗配享。世祖至元二年，改謚景襄皇帝。[1]

裕宗

裕宗文惠明孝皇帝，諱真金，世祖嫡子也。母昭睿順聖皇后，弘吉烈氏。少從姚樞、竇默受孝經，及終卷，世祖大悅，設食饗樞等。

中統三年，封燕王，守中書令。丞相史天（倪）〔澤〕入啟事，[2]王曰：「我幼，未嘗習祖宗典則，閑於政體，一旦當大任，惟汝耆德賴焉。」復諭贊善王恂曰：「省臣所啟，等國事也。爾宜入與聞之。」四年，兼判樞密院事。至元初，省臣奏請王署敕，每月必再至中書。於是王將入中書，乳母進新衣，笑却之曰：「吾何事美觀也。」嘗從幸宜興，世祖違豫，憂形于色，夕不能寐。聞母皇后暴得風疾，即悲泣，衣不及帶而行。

七年秋，受詔巡撫稱海，至冬還京。間謂諸王札剌忽及從官伯顏等曰：「吾屬適有茲暇，宜各悉乃心，慎言所守，俾吾聞之。」於是撒里蠻曰：「太祖有訓：欲治身，先治心；欲責人，先責己。」伯顏曰：「皇上有訓：欺罔盜竊，人之至惡。一為欺罔，則後雖出善言，人終弗信。一為盜竊，則事雖未覺，心常惴惴，若捕者將至。」札剌忽曰：「我祖有訓：長者梢，深者底。蓋言貴有終始，長必極其杪，深必究其底，不可中輟也。」王曰：「皇上有訓：毋持大心。大心一持，事即隳敗。吾觀孔子之語，即與聖訓合也。」至王恂陳說尤多，事見恂傳。

十年二月，立為皇太子，仍兼中書令，判樞密院事。受玉冊：「皇帝若曰：咨爾皇太子真金，仰惟太祖皇帝遺訓，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，豫選定之。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，以紹隆丕構。自時厥後，為不顯立冢嫡，遂啟爭端。朕上遵祖宗宏規，下協昆弟僉同之議，乃從燕邸，即立爾為皇太子，積有日矣。比者，儒臣敷奏，國家定立儲嗣，宜有冊命，此典禮也。今遣攝太尉、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。於戲！聖武燕謀，爾其承奉。昆弟宗親，爾其和協。使仁孝顯于躬行，抑可謂不負所托矣。尚其戒哉，勿替朕命。」九月丙戌，詔立宮師府，設官屬三十有八員。起處士楊恭懿于京兆。

太子嘗有疾，世祖臨幸，親和藥以賜之。遣侍臣李眾馳祀嶽瀆名山川，太子戒其所至郡邑，毋煩吏迎送，重擾民也。詔以侍衞親軍萬人益隸東宮，太子命王慶端、董士亨選其驍勇者，教以兵法，時閱試焉。太子服綾衿，為瀋所漬，命侍臣重加染治，侍臣請織綾更製之。太子曰：「吾欲織百端，非難也。顧是物未敝，豈宜棄之？」東宮香殿成，工請鑿石為池，如曲水流觴故事。太子曰：「古有肉林酒池，爾欲吾效之耶！」不許。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，輒講論經典，若資治通鑑、貞觀政要，王恂、許衡所述遼、金帝王行事要略，下至武經等書，從容片言之間，苟有允愜，未嘗不為之灑然改容。時侍經幄者，如王恂、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，而待制李謙、太常宋衞尤加咨訪，蓋無間也。

十八年正月，昭睿順聖皇后崩，[3]太子自獵所奔赴，勺飲不入口者終日，設廬帳居之。

命宋衜擇可備顧問者，衜以郭祐、何瑋、徐琰、馬紹、楊居寬、何榮祖、楊仁風等為言。太子曰：「是數人者，盡為我致之，宜自近者始。」遂召瑋于易州、琰于東平。贊善王恂卒，太子聞之嗟悼，賻鈔二千五百緡。一日，顧謂左右曰：「王贊善當言必言，未嘗顧惜，隨事規正，良多裨補，今鮮有其匹也。」時阿合馬擅國重柄，太子惡其姦惡，未嘗少假顏色。盜知阿合馬所畏憚者，獨太子爾。因為偽太子夜入京城，召而殺之。及和禮霍孫入相，太子曰：「阿合馬死於盜手，汝任中書，誠有便國利民者，毋憚更張。苟或沮撓，我當力持之。」

中書啟以何瑋參議省事，徐琰為左司郎中。瑋、琰入見，太子諭之曰：「汝等學孔子之道，今始得行，宜盡平生所學，力行之。」辟楊仁風于潞州、馬紹于東平，復辟楊恭懿置省中議事，以衜輝總管董文用練達官政，與恭懿同置省中。按察副使王惲進承華事略：一曰廣孝，二曰立愛，三曰端本，四曰進學，五曰擇術，六曰謹習，七曰聽政，八曰達聰，九曰撫軍，十曰明分，十一曰崇儒，十二曰親賢，十三曰去邪，十四曰納誨，十五曰幾諫，十六曰從諫，十七曰推恩，十八曰尚儉，十九曰戒逸，二十曰審官。太子聞漢成帝不絕馳道，唐肅宗改絳紗袍為朱明服，大喜曰：「使吾行之，亦當若此。」及說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，顧宮臣曰：「菜名邪蒿，未必果邪也。雖食之，豈遽使人不正邪？」張九思對曰：「古人設戒，義固當爾。」

詔割江西龍興路為太子分地，太子謂左右曰：「安得治民如邢州張耕者乎！誠使之往治，俾江南諸郡取法，民必安集。」於是召宋衜大選署守長。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獻，太子怒曰：「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，百姓安，錢糧何患不足，百姓不安，錢糧雖多，安能自奉乎！」盡卻之。阿里以民官兼課司，請歲附輸羊三百，太子以其越例，罷之。參政劉思敬遣其弟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獻，太子問民所從來，對曰：「思敬征重慶時所俘獲者。」太子蹙然曰：「歸語汝兄，此屬宜隨所在放遣為民，毋重失人心。」烏蒙宣撫司進馬，踰歲獻之額，即諭之曰：「去歲嘗俾勿多進馬，恐道路所經，數勞吾民也。自今其勿復然。」

二十年春，辟劉因于保定，因以疾辭，固辟之，乃至，拜右贊善大夫，以吏部郎中夾谷之奇為左贊善大夫。是時，已立國子學，李棟、宋衜、李謙皆以東宮僚友，繼典教事。至是，命因專領之，而以衜等仍備咨訪。嘗曰：「吾聞金章宗時，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，章宗謂養出一范文正公，所償顧豈少哉。其言甚善。」會因復以疾乞去。二十二年，以長史耶律有尚為國子司業。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，諭令入學，伯必即令其子入蒙古學。逾年又見，太子問讀何書，其子以蒙古書對，太子曰：「我命汝學漢人文字

耳，其亟入胄監。」

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于開元，既至，訪以古今成敗得失，堅對言：「三代得天下以仁，其失也以不仁。漢、唐之亡也，以外戚閹豎。宋之亡也，以姦黨權臣。」太子嘉納，賜酒，日昃乃罷。諭德李謙、夾谷之奇嘗進言曰：「殿下睿性夙成，閱理久熟，方遵聖訓參決庶務。如視膳問安之禮，固無待於贊諭。至於軍民之利病，政令之得失，事關朝廷，責在臺院，有非宮臣所宜言者。獨有澄原固本，保守成業，殿下所當留心，臣等不容緘口者也。敬陳十事：曰正心，曰睦親，曰崇儉，曰親賢，曰幾諫，曰戢兵，曰尚文，曰定律，曰正名，曰革敝。」其論正心有云：「太子之心，天下之本也。太子心正，則天心有所屬，人心有所繫矣。唐太宗嘗言，人主一心，攻之者眾，或以勇力，或以辨口，或以諂諛，或以姦詐，或以嗜欲，輻湊攻之，各求自售。人主少懈，而受其一，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殿下至尊之儲貳，人求自售者亦不為少，須常喚醒此心，不使為物欲所撓，則宗社生靈之福。固本澄原，莫此為切。」論睦親，以「宗親為王室之藩屏，人主之所自衛者也。大分既定，尊卑懸殊，必恩意俯逮，然後得盡其歡心。宗親之歡心得，則遠近之歡心得矣」。其論正名、革敝，尤切中時政。

太子在中書日久，明於聽斷，四方州郡科徵、輓漕、造作、和市，有係民休戚者，聞之，即日奏罷。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，太子意深非之。嘗曰：「財非天降，安得歲取贏乎？恐生民膏血，竭於此也。豈惟害民，實國之大蠹。」其後世榮果坐罪。桑哥素主世榮，聞太子有言，訖箝口不敢救。

至元以來，天下臻於太平，人材輩出，太子優禮遇之，在師友之列者，非朝廷名德，則布衣節行之士，德意未嘗少衰。宋衢目疾，賜鈔千五百緡。王磐告老而歸，官其壻于東平，以終養。孔洙自江南入覲，則責張九思學聖人之道，不知有聖人之後。其大雅不羣，本於天性。中外歸心焉。於是世祖春秋高，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言事者請禪位於太子，太子聞之，懼。臺臣寢其奏，不敢遽聞，而小人以臺臣隱匿，乘間發之。世祖怒甚，太子愈益懼，未幾，遂薨，壽四十有三。成宗即位，追謚曰文惠明孝皇帝，廟號裕宗，祔于太廟。

顯宗

顯宗光聖仁孝皇帝，諱甘麻剌，裕宗長子也。母曰徽仁裕聖皇后，弘吉剌氏。甘麻剌少育於祖母昭睿順聖皇后，日侍世祖，未嘗離左右，畏慎不妄言，言必無隱。

至元中，奉旨鎮北邊，叛王岳木忽兒等聞其至，望風請降。既而都阿、察八兒諸王遣使求和，邊境以寧。嘗出征駐金山，會大雪，擁火坐帳內，歡甚，顧謂左右曰：「今日風雪如是，吾與卿處猶有寒色，彼從士亦人耳，腰弓矢、荷刃周廬之外，其苦可知。」遂命饗人大為肉糜，親嘗而徧賜之。撫循部曲之暇，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鑑。戒其近侍太不花曰：「朝廷以藩屏寄我，事有不逮，正在汝輩輔助。其或依勢作威，不用我命，輕者論遣，大者奏聞耳，宜各慎之，使百姓安業，主上無北顧之憂，則予與卿等亦樂處於此，乃所以報國家也。」

二十六年，世祖以其居邊日久，特命獵于柳林之地。率眾至漷州，恐廩膳不均，令左右司之分給從士，仍飭其眾曰：「汝等飲食既足，若復侵漁百姓，是汝自取罪譴，無悔。」眾皆如約，民賴以安。北還，覲世祖于上京，世祖勞之曰：「汝在柳林，民不知擾，朕實嘉焉。」明年冬，封梁王，授以金印，出鎮雲南。過中山，又明年春過懷、孟，從卒馬駝之屬不下千百計，所至未嘗橫取於民。

二十九年，改封晉王，移鎮北邊，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、達達國土，更鑄晉王金印授之。中書省臣言于世祖曰：「諸王皆置傅，今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，視諸王宜有加，請置內史。」世祖從之，遂以北安王傅禿歸、梁王傅木八剌沙、雲南行省平章賽陽並為內史。明年，置內史府。又明年，世祖崩，晉王聞訃奔赴上都。諸王大臣咸在，晉王曰：「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，以衛社稷，久歷邊事，願服厥職。母弟鐵木耳仁孝，宜嗣大統。」於是成宗即帝位，而晉王復歸藩邸。

元貞元年，塔塔兒部年穀不熟，檄宣徽院賑之。又答答剌民饑，請朝廷賑之。詔賜王鈔千萬貫，及銀帛有差。皇太后復以雲南所貢金器，遣朵年來賜。是歲冬，奉詔以知樞密院事札散、同知徽政院事阿里罕為內史。大德二年，詔給秫米五百石。五年，成宗以邊士貧乏，分給鈔一千萬貫。

六年正月乙巳，王薨，年四十。王天性仁厚，御下有恩。元貞初，藩邸屬官審伯年老，請以其子代之。內史言於王，王曰：「惟天子所命。」其自守如此，故尤為朝廷所重。然崇尚浮屠，命僧作佛事，歲耗財不可勝計。子三人：曰也孫帖木兒，曰松山，曰迭里哥兒不花。王薨後十年，仁宗即位，諡王獻武。又十一年，英宗遇弒，也孫帖木兒以嗣晉王即皇帝位，追尊曰光聖仁孝皇帝，廟號顯宗，祔享太室。又六年，文宗即位，乃毀其廟室。

順宗

順宗昭聖衍孝皇帝，諱答剌麻八剌，裕宗第二子也。母曰徽仁裕聖皇后，弘吉剌氏。至元初，裕宗為燕王，答剌麻八剌生于燕邸。明年，詔裕宗居潮河。八月，召至京師。凡乘輿巡幸及歲時朝賀，未嘗不侍裕宗以行。稍長，世祖賜女侍郭氏，其後乃納弘吉剌氏為妃。二十二年，裕宗薨，答剌麻八剌以皇孫鍾愛，兩宮優其出閤之禮。

二十八年，始詔出鎮懷州，以侍衞都指揮使梭都、尚書王倚從行。至趙州，從卒有伐民桑棗者，民遮訴于道，答剌麻八剌怒，杖從卒以懲眾，遣王倚入奏，世祖大悅。未至，以疾召還。明年春，世祖北幸，留治疾京師，越兩月而薨，年二十有九。

子三人：長曰阿木哥，封魏王，郭出也；妃所生者曰海山，是為武宗；曰愛育黎拔力八達，是為仁宗。大德十一年秋，武宗即位，追謚曰昭聖衍孝皇帝，廟號順宗，祔享太廟。

校勘記

↑ 至元二年改謚景襄皇帝　按本書卷六世祖紀至元三年十月丁丑條、卷七四祭祀志，事在至元三年。元書改「二」作「三」，是。

↑ 丞相史天（倪）〔澤〕　據本書卷一四七史天倪傳、卷一五五史天澤傳改。按史天倪死于元太祖朝，史天澤中統二年拜相。新元史已校。

↑ 十八年正月昭睿順聖皇后崩　按本書卷一一世祖紀，察必皇后死于至元十八年二月乙未。疑此處「正」當作「二」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